



# 西班牙往何處去

許德佑

(法國通信)

## 一 緒言

自從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共和派在地方議會的選舉中獲得了極大的勝利後，數世紀來處於帝制政府極端壓迫下的西班牙人民乃得解放而組成共和政體。且這共和政體比起其他西歐的先進共和國又還不同；因為在西班牙的新憲法上開宗明義便規定「西班牙是『各勞工階級人民之民主共和國』」。這樣在表面上似乎西班牙比起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名稱上亦是掛着共和的旗幟的）來要進步得多了。真的，彼時一班思想左傾的人們在亞爾豐瑣第十三世之王政剛被顛覆後，又誰不懷抱着滿肚子的希望呢？又誰不以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現在又出來了一位新興的戰士？又誰不以爲他是準備着以乳虎般的精力來和日益在崩坍的舊社會組織作肉搏？但兩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了。

## 二 左傾意識的分析

在這過去的兩年中繼續着在各處發生了很多次數的罷工，便足以證明有一班農工階級是永不會滿意於那個利用了革命而組成的投機政府。因為在這種政府中他們仍繼續着使用以人剝削人的制度。是以有人會將一九三一年四月的西班牙革命比之於一九一七年春的俄國革命。西班牙和俄國也委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孤獨的農業國家；其國內的農民都是從好幾世紀來便一直受着壓迫而處於無知和窮困之中；在這兩個國家內都盛行着中古時代的封建制度。帝俄政府和亞爾豐瑣的政府又同是一樣地由「三位一體」的貴族、軍隊和教會所維持着的；最後則今日西班牙的文盲數目之廣布也不亞於昔日的俄羅斯。惟是亞士那的政府和克倫斯基政府最相似的地方還在於這兩個都是在革命後所產生的過渡政府。但是我們要明白的是俄國能從克倫斯基政府而到列寧、斯太林的蘇維埃政權；而在西

92282 班牙則有許多社會的心理的原素組成使西班牙變為實行共產主義的障礙。

特洛斯基在西班牙是具有許多有價值的信徒的，但他在好許多宣傳的小冊子中，也不會忘了舉出這些障礙的因子來。第一，在西班牙沒有戰事的發生，我們知道戰爭原是促進社會革命最穩健的要素啊。次之，農工無產階級沒有一強大的組織，並且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意識也不重視。最後即是共產主義的本身也不能吸引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的西班牙無產階級。這樣，所以蘇俄在巴塞洛納 (Barcelone) 或是塞維納 (Seville) 的宣傳，其進步甚是遲緩，而倒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容易吸引工人們。這點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在西班牙最近兩年來的農工運動中，全國勞動聯盟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Travail 簡稱 C. N. T.) 和西班牙無政府黨協會 (Fédération Anarchiste Iberique 簡稱 F. A. I.) 所佔的地位是如何地重要。所謂全國勞動聯盟也就是由工團無政府主義者所組成的啊。

但若解釋這些左傾的農工運動，我們就不得不來研究一下亞士那政府的組織。亞士那所領導的政黨只有少數的議員，他在議會 (Cortés) 中沒有真正的多數可言，他新近所組織的左翼同盟也不能單獨維持他的政權。所以亞士那的現內閣是靠着社會黨的撐支的。社會黨在議會中有百名以上的議員，其中有三位在內閣中擔任部長，我們知道社會黨在西班牙是勢力最強大而組織最完善的政黨。由他們

所領導的勞工總同盟 (Un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簡稱 U. G. T.) 其勢力及於各種工人的團體和環境中。惟是這班社會黨卻是極力反對共產主義的。亞士那內閣中的勞動部長加巴萊羅 (Llo Cañalero) 即是屬於社會黨的，他的反對左派之立即改變現社會的一切資本主義的組織之政策正若美國之洛克費萊 (John D. Rockefeller) 在另一方面，為了避免由羅魯 (Leroux) 氏所領導的溫和派急進黨之正面的不容情的攻擊，為了避免喪失在羣中的信仰，為了保持己黨的精神，西班牙的社會黨便一若法國的社會黨 (S. F. I. O.) 樣地採取了維持現內閣的政策。

### 三 層出不窮的農工運動

我們固然不否認亞士那的使加泰隆 (Catalogne) 獨立能完善地在西班牙共和國保持其平衡，他的通過雖是不十分澈底的農業法規，他的使教會和國家分離而毀滅了數世紀來教會在政治上的權力，我們也不否認亞士那政府會組成了「勞動者的共和國」(至少在名義上) 和允許女子有投票權，並且在西班牙的新憲法上還規定了只能在合乎國聯的原則之中方可向他國宣戰等等。這一切當然比起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來是要進步得多了。但何以西班牙的農工運動還是繼續不斷地發生呢？自從亞爾豐瑣十三世的王政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中被傾覆以後，新政府在五月中便可以看到路上堆積着死

屍了。七月中塞維納的總同盟罷工和電話罷工，九月中巴塞洛納的總同盟罷工，十月中加第(Cádiz)和馬拉加(Málaga)的總罷工，十一月底在比爾波(Bilbao)的五金業罷工，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加第柏萊各(Castellano)，耶累薩(Jerez)，和奧納杜(Ortado)所發生的暴動事件，巴塞洛納，馬德里，塞維納和比爾波……等等的總同盟罷工。在二月中又有許多新的罷工潮，這潮流隨後逐漸加甚而一直延長到年底。我們簡直可以說各個大城市，各個地方區域，各種各類的職業都被牽進入內了。巴塞洛納和沙拉孟格(Salamanque)一樣地有過總同盟罷工，安達魯西(Andalousie)的農民和亞絲杜利(Asturies)的礦工一樣地有過暴動，加泰喀的紡織工人和聖·沙巴底安(Saint-Sebastien)的五金業工人一樣地有過和警察肉搏的事實。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及十二月中間，西班牙日報上每日載有十件乃至十五件各式各樣的罷工運動。僅僅在這兩個月中便有五百件以上的糾紛，並且這還只是計算其影響會達於新聞紙上的而言的。

今年一月九日在巴塞洛納又曾發生了紛亂。僅僅是在這一城之中便死八人傷三十餘人。在馬德里且有劫奪兵營的舉動，在其他別的小城市中則一班暴動者且曾佔據市政府而宣告成立「自由共產主義共和國」。加第和滑郎斯(Valence)地方的總罷工會停止了一切活動。第二天工團。無政府主義者所領導的全國勞動聯盟便宣布全國總同盟罷工。尤其是在加薩維爾那(Casas Viejas)的小鎮裏，在

本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警察及保安隊之間簡直發生了真正的巷戰。一直要等到警察用手榴彈將「叛黨」所匿居的總司令部的房屋完全毀壞而後纔能佔據了這小小的。鄉鎮惟是當政府方面這樣以殘酷的手段戰勝了對方的時候，這鄉鎮中大部分的居民都逃避了，這就是明明地說在這裏有不少同情於無政府主義者，假使我們不願意說這大半的居民統是屬於無政府主義的話。

並且在這次的巴塞洛納的事變而後，警察曾在各處查出了無數堆集着的炸彈和裝火藥的作場。這種軍火庫的組織是非常偉大的，在西班牙無政府黨協會中所搜出來的軍械約值一百萬法郎（合華幣二十萬元）內有十萬粒炸彈，二千公斤爆藥，八千管手槍以及大批的來復槍。究竟是誰在供給這大量的軍需品呢？專門靠西班牙的無政府黨員的會費是無論如何不夠購買這大批的軍火的。有的人疑心其中也許有莫斯科的津貼，但關於第三國際以金錢來資助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理論上為不可能，而在事實也無一些證據。雖是在巷戰的時候有人在喊「列寧萬歲」，但這種呼聲是完全可以用意識上的影響來解釋的。另一方面，又有人說是西班牙的皇帝所津貼：因為在本年五月九號西班牙又曾發生了一次極左派和極右派同時預備獲取政權的暴動。這次事變的發生由於馬德里大學的法西斯蒂示威運動，幾小時而後，左派的工團主義者便立刻發下了總罷工的命令。無政府黨在這一方面的運動更顯出其重大性，因為一切用激烈手段來行施的

暴動差不多同時在全國各工業中心地點發生着，並且又還備有像五個月以前那樣完備的軍火。惟是不管警察的如何搜查，總還是找不出在這些左傾的機關中有皇黨的津貼。

這最近一次——當然不是最後一次的暴動，似乎在事前便會被

政府所風聞，所以警察馬上拘捕了十餘爲首的軍官而放逐之於加那里(Canaries)孤島上，這一下便將右派的皇黨嚇靜了。惟是在無政府黨這一邊則自然不能這樣容易，政府不得不下令拘捕了好幾百爲首領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次暴動之所以遭遇了失敗者，乃是因爲社會黨

——現時參加政府組織的社會黨——曾下令於其所屬的工人防範工團主義者之煽動，故總同盟罷工未能成功。(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西班牙的社會黨在工人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參加了政權而後的社會黨是不再站在工人利益這一方面而奮鬥了，他們宣傳和平，叫工人們要耐心等待，要聽天由命……一句話，他們完全擺出了當局者的面孔。並且社會黨中還有不少極有勢力的黨員主張以高壓的手段來平靜無政府黨和工團主義者的革命運動。他們不惜以任何的方法——其中包括着用武裝警察的卑鄙手段——來消滅這些左傾的紛擾。最近

在六月二十四號的馬德里政府公報上不還是明明地獎勵軍士和保安隊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十日(加薩維爾耶暴動)中所做的「功績」而分給獎金?

#### 四 亞士那政府的反動

這裏要問的便是倒底爲什麼在西班牙會有這麼許多工人運動，

亞士那政府在實際上是否配稱「勞動者的共和國」?

不久以前沙拉孟格大學教長烏那木諾(Umanno)氏曾在

班聚集於阿典納(Athènes)的智識階級的聽衆前說：「現時西班牙的政制不過僅是異端裁判(Inquisition)之續而已。」——異端裁判之名，初本係指中古世代的宗教法庭，專門審問天主教外之異教徒而設，在十九世紀初此違反人民信仰自由之制度猶存在於西班牙。

我們知道烏那木諾教授遠在亞爾豐十三世猶未傾覆以前，便曾大膽地公開地攻擊王政，故從他的言論而生之影響是非常之大的。烏那木諾又繼續着說：「兩年以前，就是在這同一的講壇上我曾經宣布了王政的壞處；但這並不能阻止我——抑或正足以允許我——來說我們現所遭遇的制度正使我回憶起以前頂腐敗，頂專制的時代。」依據烏那木諾氏的意見「議員們永不會隨着他們自己的良心來投票，因爲他們得聽着上面的命令，這命令完全是爲他們所不能抵抗的。」至於政府呢，則牠只知道以警察和獨裁來維持牠的政權。「閣員們竟會毫不遲疑地捏造許多莫須有的危險以便發展他們那個屠殺公民的制度，他們任意放逐他們政治上的仇敵而廢除一切民權。」

有一位在國際聯盟中很知名的西班牙女新聞記者拜浪茜亞

(Palencia)女士曾建議下次的全世界報紙聯合會舉行於馬德里。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員回答說，現在的西班牙是世界上最不保障報紙言論之自由的國家。自從去歲八月十日的事變而後，有百家以上的西班牙報館完全被迫停版，而政府卻連到封閉這些報館的理由都不宣布。「在憲法上所允許的自由，現在是連到一些痕跡都沒有了。」

自從那條有名的保障西班牙共和國的法律公佈了而後，我們即使說亞士那也就和慕沙里尼及希特勒一樣地是一位狄克推多也不為過分。在本年二月中會有人說議會又將通過四條法律以增加亞士那的權力：第一條將為在一切帶着暴動或是攻擊議會及共和制度的性質之事件中取消陪審制，第二，在西屬幾內亞(Guinea)建立一新的政治犯放逐所，臨時經費三百萬披斯太(Pesetas，西幣名)，這正是證明了政府預備以怎樣大的範圍來處置其放逐犯；第三條為關於炸藥，第四條為禁運軍火的新法律。假使這最後的兩條還可以說合法，則我們怎樣也不會承認法庭中可以取消陪審制及特地建築一放逐政敵的場所。

## 五 議會的竊權

亞士那曾有一天說過：「西班牙共和國應當繼續不停地走向前去，眼睛永久傾向左邊。」在某一個時期內，這句話會有過相當的成效。這就是我們前面業已說過的加泰隆獨立法案及農業法規了。這兩條

法規會在政治和社會的範圍中實行了很重大的改革。(關於農業法規之是否十全十美地可以解決土地問題一項，我們留在後面再討論。)惟是從好久以來議會就一直未曾和輿論有真實的接觸了。主張德謨克拉西的人是決不會允許這種竊權的動作的。照理議會在一九三一年年底他們所草擬的憲法通過而後便應自告解散。我們知道議會會怎樣地任意藉口於拯救共和國而延長着牠的生命他們說必需議決許多法律來救垂危的共和國而這些法律又是要較長的時間來議定的。從這個時候起，一九三一年的選舉及由此選舉而產生出來的內閣在法律上的根據便日益薄弱了。現在的制度是簡直等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約各伯(Jacobine)黨了。

報紙的言論自由既被削奪，而人民又沒有權利可以選舉新的議員以表示自己的傾向，整個的西班牙自不得不趨於罷工暴動這一條的路徑了。首相亞士那有一次曾承認：「我們現時已入於戰爭的狀態了。」戰爭到底和誰作戰呢？依據亞士那的意見，他這樣具有恐嚇性質的話是單單對着反革命的人們說的。但亞士那政府自身既早已失去其法律上的根據，牠便再也沒有權管理西班牙的人民了，又有誰能辨別那些人是反對黨，那些人是現存制度之仇敵呢？反革命在明眼的人看起來，只怕倒是亞士那的政府為反革命吧？

總之一切現時的紛亂完全是由於議會的不合法攫取政權而生的。宣傳着愛護德謨克拉西的政黨是沒有權利忽視以前投票選他們

92286 的公民之意見。西班牙共和國是需要趕快真正「德謨克拉西化」纔行。重新舉行的立法選舉則爲走向這條路去必需經過的第一個階段。並且，議會本身也似乎明白這個簡單的真理。在去年七月裏，議會中大多數黨曾發生了一些動搖；但在八月中皇黨的陰謀破露了而後，議會更有加甚了牠獨裁的趨勢。

但，以這兩年來的經驗——國內各處不時發生總同盟罷工及暴動——原應該使政府明白不僅是用高壓手段便可以解決的。惟是因爲極左派的組織在量上少於變節的社會黨，故除了暴動、罷工等而外，便很難找出其他別的有效的方法出來。而政府又視之爲「法外」的組織，不惜試用武力來極力阻止其發展。可是，即是在議會中也有反對黨存在，用「合法」的方法來和政府作戰。這裏要說的便是由羅魯所領導的急進黨。急進黨雖屬於右派，且會和皇黨合作，但因其是在野的政黨，故亦極力攻擊政府的政策。他們所反對的尤其是社會黨的參政，他們將農工運動之迭出不窮完全歸咎於社會黨之會通過了農業法規，使得地主的勢力日益減削，故不能鎮壓其平日的雇員，爲了想獲得人民的信仰，他們也利用失業人數之衆多，披斯太之降落，出入貿易之銳減，甚至至政府的壓迫言論自由等等的事實。他們不時要求亞士那政府辭職，好讓總統委任別黨另組不用高壓手段而合法民意的內閣。亞士那以社會黨的支持在議會中具有大多數，故始終能維持他的地位。本年六月初因亞士那想稍許改變一下其內閣的組織，總統柴摩拉

聽了急進黨的建議，將現內閣中的社會黨分子取消而代之以羅魯的黨徒。我們知道柴摩拉原是一位出名的守舊派，尤其是在宗教方面，他極不滿意於現政府的通過使教會和國家分離的新法案。所以在亞士那請求其同意改組閣員時，柴摩拉便乘機拒絕了。於是亞士那乃不得不辭職。惟是因別黨在議會中得不到多數，最後仍然是由亞士那出來另組新閣。這在羅魯及柴摩拉方面都是一次失敗，因爲在新閣中仍然有社會黨的存在。

亞士那一方在極力防禦着急進黨的攻擊，但他方也自知道政府的權力在過去數月的事變中被動搖了不少。爲了要重新鞏固現內閣的場面，他乃想用選舉的方法來探視民意的去向。但他因決不定選民的意見究竟何若，故他只先叫十分之一的選民投票以作試探。在一九三一年總選舉的時候，有二千四百七十八市(Commune)依照着舊日的憲法不用投票而指定了本地的諮議員。因爲在那個憲法上規定着假使沒有敵黨的選舉名單以作競爭則可不必投票。這條文允許本地的「土豪」用經濟或政治的力量壓迫對方而自己獲選。這樣產生出來的代表自是不合民治的法則的。於是亞士那乃決定這二千四百七十八市(西班牙全國共有九千二百六十七市)重新舉行投票。這舉動是否合法，我們這裏且不去討論；惟是其結果則是非常失敗的。在一萬六千餘新選出來的諮議員中只有五千多同情於政府黨，其他一萬以上的諮議員則完全屬於反對黨(共和黨，甚至皇黨)。

這結果一發表了後，亞士那的敵黨便又重新要求現政府的辭職。一九三一年四月中，亞爾豐瑣十三世不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地方選舉反對皇室而遜位的嗎？前例俱在，所以亞士那也理應潔身告退以讓賢者。所以在下議院中也曾發生極熱烈的辯論。但亞士那卻仍然拒絕了右派的建議，他說「一部分」的選舉「不足以代表全國真正的輿論」。但是，現在的議會本是專門選舉出來草擬憲法的，他們藉口於必需「議決許多法律來鞏固共和國」而霸佔政權。在這些「必需的」法律之口號中，他們卻又放進許多毫無關係的條文進去。並且最近的這一次地方選舉無疑地已證明了國民的輿論已完全改變，而草擬憲法的議會已不能再代表現時的需要了。

## 六 失業問題和農業法規

但除了這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外，左派的農工運動之所以如上述這樣的衆多，也自有其經濟及社會的恐慌為其背景。世界經濟恐慌的日益加深是使得西班牙的社會生活不安的一大原因。各國保護關稅制的盛行，世界市場的貧弱都能使得西班牙的商業乃至於整個的經濟失去其平衡。我們不應該忘記了西班牙原是一個農業國家，農產品佔其出口貿易的三分之二。但是在一九三〇——三一年中間農產品的出品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從一、三八六、〇〇〇、〇〇〇減至六五八、〇〇〇、〇〇〇。金披斯太這項降落在一九三二年還是繼續着。一九三

一年前十個月中出口的橄欖油的價值為九千五百萬，而在一九三二年同時期中則減至三千四百萬。同時葡萄酒的輸出則從八千三百萬減至三千四百萬。此外使西班牙經濟社會不安的另一原因則為資本之外溢。一九三一年四月和五月中間，一班皇黨都從銀行中提取他們的存款，其總數達八萬之披斯太。同時胆小的中產階級也紛紛向銀行提款，以至在六個月中，銀行的金額短少了一億四萬萬，而這宗款項的大部分都是被窖藏了而且不在市面上流通的。像這樣鉅大的貧血症，自會使得經濟的活動緩慢下來，而政府對於這事所採取的政策又是非常遲緩而不見效的。

於是接着便來了許多經濟恐慌的現象而尤其是失業者之增加。據極可靠的統計數字，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底有失業者四四六、二六三人，其中有二五八、五七〇人為農夫，四六、一〇〇為建築業工人，一七、八〇〇為五金業工人，而一五、七〇〇為礦工。這四五十萬的失業工人在別的國家裏當然不能算多，惟是在僅有二千三百萬居民的西班牙則已是很重大的一個數字了。

真像政府的反對黨羅魯氏說樣的，西班牙的失業問題是不能僅僅以世界經濟恐慌來解釋。因為在西班牙的失業人數增加之速遠超過國際經濟恐慌在國家經濟恐慌上所應生的影響。且在一九三三年開始以來，世界各國的失業人數似乎已入於固定的狀態，而西班牙則仍不斷地很快地在增加。

92288

我們在上文說過的農業法規之通過，是否能減少這恐慌的現象呢？我們知道在王政剛傾覆了後，便趁着彼時農民的佔據了地主的土地和各處高揚着的革命之火而有一條農業計劃之訂定。這計劃若是能實行了，則土地問題是會很快地就表決了的。但這計劃卻被視作太急進了，而繼續着被兩個別的計劃所代替。在每一個新的計劃中，於「改革」這一方面都逐漸失去其重要而範圍也愈過愈小。現時從議會所通過的法規顯然地是不够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的。雖是在去歲八月中因了皇黨的政變而又沒收了許多大地主的田地。

在經濟和社會這兩方面，西班牙現時是需要立即用澈底而迅速的方法來改變其土地制度的。國外貿易的銳減是可以國內市場之擴大來補救的，安達魯西和愛絲特雷摩杜拉（Extremadura）的農民大眾的生活程度是這樣的低，一切認真的使他們與土地的關係變動一下的改革對於整個的國家經濟都會有極好的結果生出來。農業革命在以前曾是而現在仍是平衡西班牙經濟的要件。當然的，這裏不僅僅是將收歸公有的土地分給農民便算完事，而乃是要將全國的精力集中於農村的前線上去，而在這方面——只有在這方面才可能——來實現未來的希望。

在另一方面還有社會方面的理由。西班牙的人民一向是分聚在兩個極端上的：一方是軍國主義的貴族，大地主和教士以及一小羣的資本家；他方則為農工大衆。差不多沒有中產階級之存在……除了一

些智識份子和加泰隆的小資產階級而外，所謂中產階級便是政府的官吏和小地主了。現時的共和制度中當然不少工人的分子（社會黨現時是參與內閣組織的。）但因沒有農民的幫助故亦若倒立着三角錐一樣而不能維持其平衡。要給與現共和政府以一可靠的根基，則必得到農民的民治中去找尋，四月革命本來就是允許給農民們以土地的……。

## 七 左派農工運動之衰敗

上文已經屢次說及農工的總同盟罷工及暴動等事件了，現時且來看一下這種運動的結果及其收效究竟如何。我們雖是非凡同情於這各種的運動，但卻也公開地承認有一部農工階級之將其精力消磨於無有希望而缺少力量的罷工上。繼續不斷的罷工也似乎可以算是一種力量的表示而也許有人視之為革命的發動，惟是在實際上因無通盤的計劃及組織，所以每次總是被政府所鎮壓下去而空自喪失勞動階級的戰鬥力。在現時西班牙的這種情形中，也許只有罷工是最容易的辦法。惟是儘是炸毀幾個兵營，焚燒一二縣的公文，在整個的農工運動上並不能有什麼進步。

全國勞動聯盟最近也曾發表了一篇宣言，聲明不主張專用炸彈、手槍等暴動的手段。他們的機關報上說：「我們的革命不在於劫奪兵營和市政府。暴動、襲擊不再是現時所需要的了。因為這些政策是太簡



單而太無效了。我們公開地承認在這一切的事件中，僅能引起反對無政府主義機關的各種壓迫而已。」但，據說在次日的同一機關報上的社論中，又重新鼓吹同盟罷工了。

這反覆的現象我們可以用現時在全勞聯中有兩派意見各異的小組織來解釋。一派是今日佔着大多數的和西班牙無政府協會密切地聯絡着的左傾派。另一派則是由潘斯泰那 (Pestana) 所領導着的投機派。這後者在現時是已經失敗了。潘氏且被擠出委員會。潘氏的失敗正是解釋了罷工潮之復興。但，這種激烈的政策在工人運動中所生的結果已是顯然可見了。有一班共產黨員說，全勞聯自從一九三一年六月起曾失去其實力約百分之四十五。我們不知道這數字是否可靠，但無論如何明眼的人總看得出全勞聯的力量日趨薄弱而代之以起的為社會主義的工團組織。由他們所領導的勞工總同盟現時明瞭於歷年工團無政府主義者所經過的錯誤，所以他們採取和政府合作的投機計劃，因之勞總的會員在一九三〇年底僅有二七七〇一人至一九二一年底達九五八、四五一一人，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則已為一〇四、五四〇人了。

92289  
至於右派的活動則在去歲八月政變的失敗，並未使他們灰心。他們現時在等待着合宜的時間之到來。急進黨領袖羅魯和他們也有勾結。因為急進黨想利用一切不滿現狀的失意分子以遂其政治上的野心，故不惜和任何變相的守舊派相聯絡。舉凡想將西班牙變成「像法

國這樣守舊的共和國」的人們，資本家，天主教者（因為急進黨會允許他們以「宗教的和平」）都和羅魯的黨徒有來往。我們前面會看到本年四月間的地方選舉中竟有皇黨的諸議員出現，這是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選舉中未曾有過的事實。且在未來的選舉中，婦女們也將參加投票而教會仍然有絕大的勢力在這班婦女身上。一年多以前西班牙的天主教機關報十字架 (Cruz) 上會說這樣的話：「天主教機關已經確知在下次的選舉中將獲得百名以上的議員。而這還不過是一個起始，或更確實地說是一個重新起始而已。」在本年一月間有一位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在同一的報紙上論地方選舉說：「假使在充滿工人分子的大城市中左派猶能保持其現存的地位的話，則在別的地方右派的共和黨也將很容易地獲得勝利。」本年四月中舉行的一小部分地方選舉，其結果已經證明這位天主教徒的不幸而言中了，因為這二千餘市正是偏僻的鄉村啊。

## 八 結論

總之，西班牙的革命迄今猶未成功，一九三一年四月亞爾豐遜遜位後便被溫和的亞士那獲得了政權，其後亞氏不顧民情之向背而專權且實行其狄克推多制，壓迫人民的言論自由，另外更加上經濟的恐慌，以致極左派的人們乃不得不領導着農工階級採取總同盟罷工和暴動等激烈手段。但因工團無政府黨缺少整個的通盤計劃而政府又

92290 不惜以武力來制止，故在歷次的爭鬥中失去其精力不少。這時有投機的社會黨，一方參加內閣的組織，他方極力拉攏較溫和的工人，以不澈底的農業法規等來麻醉農民的急進思想。此外，也因極左派的運動日益被鎮壓着，於是右派乃乘時抬起頭來。本年四月的地方選舉中竟有皇黨的謬議員出現。無疑地若等急進黨的羅魯上了台則即是投機的

社會黨也將立刻被排斥。彼時將是掛着共和的招牌而實行其資產階級的狄克推多。此後西班牙的勞動階級若再不立即聯合起來共同為在今日猶是名義上的而在明日也許將是實際上的「勞動者的共和國」而奮鬥，則其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一九三三，七，一七於法國。

### 我國國土的面積（據內政部最近的調查）

——總共面積為三八八七五六〇方哩（合三四、九八九、〇四五方里）

省別	面積(單位方里)	省別	面積(單位方里)	省別	面積(單位方里)
江蘇	三三一、〇三五	浙江	三一〇、六二四	安徽	七一
江西	六〇三、四四七	湖北	六二六、〇〇〇	湖南	八五四〇
四川	一、三〇〇、〇〇〇	河北	四六五、四九四	河南	五二〇、六四〇
山東	五四四、二一九	山西	四七〇、〇〇〇	陝西	五六四、八六四
甘肅	一、一三九、五〇二	福建	四七八、三四〇	廣東	六五五、二七四
廣西	六五五、七九七	雲南	九六四、六六〇	貴州	五四〇、九六二
遼寧	九七〇、〇〇〇	吉林	八五四、二二九	黑龍江	一、三五五、二〇〇
熱河	五八〇、〇〇〇	察哈爾	八四〇、一〇〇	綏遠	八七六、四〇〇
寧夏	八二八、六〇〇	青海	二二〇、一四〇〇	新疆	五、五一、〇〇〇
西康	一、二〇〇、〇三一	外蒙古	四、八八六、四三二	西藏	三、六六四、四八四
總計	三四、九八九、〇四五				